

轻启心扉系列

轻启心扉

MEMORIES FROM
DEEP INSIDE

[台湾]汪孟苓 著





轻启心扉



〔台湾〕汪孟苓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〔冀〕新登字 003 号

轻启心扉系列

轻启心扉

〔台湾〕汪孟苓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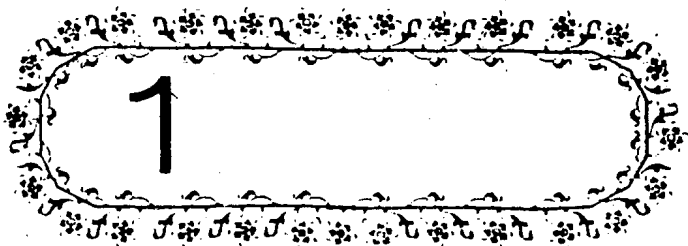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6.125 印张 13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

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20,000 定价:7.00 元

ISBN 7—80611—080—1/I·064



初春，乍暖还寒，加上绵绵不断的春雨，让人生出一股不知名的愁绪。

夜愈来愈沉，雨仍然下个不停。

陈宝苓伫足窗前，静静的凝视着窗外那毫不留情摧残花朵的雨丝，手指无意识的在玻璃上画着，思绪飘到黄昏时……

厅门霍然被推开，正在餐桌前摆置碗筷的陈宝苓循声回过头去，迎上了黎萱带着笑意的双眸。

“哇！好香。”黎萱夸张的吸了吸鼻子，满室菜香令她垂涎欲滴。“我饿坏了。”

陈宝苓羡慕的看着她，黎萱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，贸易公司繁忙的业务显然丝毫影响不了她。一整天工作下来，她

仍然是如此的精神奕奕，身上的妆扮无丁点瑕疵。

一袭黑色裤装强调出她曼妙有致玲珑曲线，一头修剪得极短的时髦发型，使她显得俐落而明快。黎萱给人的第一印象，就像她真实的性格，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尖端——前卫、独立、果断、拿得起放得下。

“竹君又在大展身手？”她笑道，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。

陈宝苓轻松地回以一笑：“你真有口福，闻香而回？”

“可不是，刚才小李只差没跪下来求我陪他出去，幸好我不为所动。”黎萱一贯的说话方式——夸张。

小李是黎萱众多的爱慕者之一；虽然黎萱总对他不假辞色，但小李始终不曾稍减对她的追求攻势。

他的执著令宝苓同情。“其实小李人不错，你为什么始终不肯给他一点机会？”

“小李没有足够吸引我的魅力。”黎萱促狭的一笑：“就连竹君做的菜都比他更能讨好我。”

“谢谢夸奖。”竹君端着热腾腾的酸菜鸭肉汤自厨房走了过来，柔声轻责：“你说这种话好伤人，小李如果知道了，不伤心死才怪。”

黎萱端详着系着围裙，纤细、柔弱、引人爱怜的邵竹君；那个想法又悄悄袭上心头——邵竹君是每个男人心目中，最理想的妻子人选。

披肩的长发衬着一张白净的瓜子脸，常挂在脸上的柔柔微笑，使她更显得甜美可人；软软细细的嗓音，好似从来不曾大声说过话。她就是那种所谓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美，温柔、娴淑的古典美人。

黎萱自然望向另一个室友，陈宝苓。

修长、高挑，模特儿般标准的身段，加上一头又亮又直的及腰长发，使她分外的抢眼，但她却总是人群里最安静的一个。

在她们三个同居室友中，陈宝苓的年纪最轻，但她身上却有一股成熟的韵味；或许，是因为她沉静、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气质，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些。

严格的说，陈宝苓并不是天生的美人胚子。粗黑的浓眉，不够柔美的直挺鼻梁，稍嫌薄的嘴唇，眼睛虽大而亮……却时常泛着忧郁。

但，她的美或许就在此；那股淡淡的愁绪，使她有一种历经沧桑的特殊韵味。

“可以开饭了。”竹君招呼着。

黎萱将皮包、文件带往自己的房间。“你们先吃，我洗个手就来。”

宝苓和竹君在餐桌边坐定，宝苓边夹了口红烧黄鱼送进嘴里，边问竹君：“今天过得如何？”

邵竹君淡淡的笑说：“还不是一成不变，审稿、看稿，看得我头昏眼花。”

邵竹君在一家颇负盛名的出版社任职编辑，即使她偶尔略有“抱怨”，但其实她相当喜欢这份工作。

“你呢？工作顺利吗？”她反问陈宝苓。

陈宝苓苦笑着摇头。“我恐怕遇到了瓶颈，最近老觉得自己的作品达不到预期中的效果。”

宝苓的年纪虽轻，却已是稍具名气的服装设计师。她对自

己的严格自律，是促使她成功的一大因素。

黎萱自房里走出来。“宝苓，听说今年流行长裙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她兴致勃勃的问，走至餐桌，却陡的瞪大眼睛看着那盘红烧黄鱼，她的胃一抽，脸色铁青……

“呃……”

黎萱发出了骇人的反胃声，在宝苓和竹君还反应不过来时，她已一手捂着嘴、一手捧着胃急急的奔向浴室。

她们紧跟了过去，只见黎萱两手撑在墙上，脸上无半丝血色的俯在马桶边大吐特吐。

按捺下已到舌尖的关心询问，竹君轻拍着黎萱的背，想让她舒服些，宝苓则强自镇定的把毛巾润湿为她擦拭……

黎萱一再呕吐，直到再也吐不出半点东西才停了下来，脸上的化妆品掩不住她难看至极的脸色。

在竹君和宝苓的协助下，黎萱软绵绵的瘫在客厅的沙发里，一向充满活力的她从不曾如此刻这般虚弱无助过，身上的黑色裤装和她那苍白如纸的脸色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黎萱难受的紧闭眼睑，宝苓用温湿的毛巾轻拭她的嘴角。
“好点没？”

黎萱睁开眼睛，缓缓的点了点头。

邵竹君倒了杯水给她，静静的审视着那苍白的容颜。

“吃坏肚子？还是感冒了？”陈宝苓关切的问。

黎萱没有搭腔，只是满脸沮丧、懊恼的摇着头。

邵竹君心中的怀疑愈深。

“我陪你看个医生？”宝苓好心的提议。

“不，不必看医生。”黎萱拒绝得既快又坚决。

一向安静的邵竹君终于忍不住说话了：“黎萱，你该不是……怀孕了吧？”

宝苓惊讶的瞪大眼睛。“怀孕？黎萱……”

“对。”不待宝苓追问，她已重重的点头，干脆的承认：“我怀孕了。”

一片窒人的静默。

“是小李的？”竹君问。

她摇头。“不是小李。你们没见过他。”

“他准备负责吧？”竹君又问。

“负责？”黎萱表现得仿佛这两个字羞辱了她。“他该负什么责？我是个独立自主的成年人，我会对自己所做的事负完全的责任。”

“孩子是他的，他当然该负责。”竹君坚持。

黎萱不以为然的摇头。“你说，他该如何负责？”

“他该给你名份，给你一个正式的婚礼。”陈宝苓接口。

“婚礼！”黎萱猛摇头，好像“结婚”是天底下最可怕、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。

“不，我永远也不会结婚。”她断然宣布。

陈宝苓突然一改往常的冷静，略显激动的说：“黎萱，你现在不能只为自己想，你必须考虑到你肚子里的孩子。”

“我不想为任何理由改变自己。”黎萱懊恼的挥舞双手。“我渴求自由，我已经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。”

宝苓反驳：“你的自由比一个无辜的小生命重要？因为你的自私，他必须永远背负着私生子的羞辱。”

邵竹君接口：“黎萱，宝苓说得很有道理，我不是怀疑你没有独自照顾他的能力，只是孩子是脆弱敏感的，他会需要一个健全的家庭，在爱中生长。”

“不会有孩子。”黎萱的声音几不可闻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竹君不敢相信的看着她，希望自己听错了。

黎萱深吸口气，坚决的重复：“不会有孩子，我要拿掉他。”

邵竹君反应激烈的甩开原本握着黎萱的手，好似再也无法忍受碰她。

“竹君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”黎萱抢在她开口前说道：“我现在没心情听你说些人道不人道的大道理。我不要孩子，我不要让一个意外降临的小生命改变我目前的生活。”

“你好自私！”竹君的脸色变得比黎萱还苍白；更甚的是，她眼中有抹明显的狂乱，好似这孩子对她比黎萱重要。

黎萱以有些奇怪、有些恼怒的眼神看她。“你不要反应过度好不好？孩子是我的，我有权决定要不要他。”

“你没有权利扼杀一个无辜的小生命！”竹君激烈的反驳。

黎萱同样激烈而坚决的回嘴：“我没有扼杀他，我只是使他免于降生在这个严酷的世界。”

“不要那么做，你会后悔……”竹君急切的想改变她：“如果你真的冲动的扼杀了他的生命，你会后悔，你会一辈子活在良心的谴责下，那种深刻的痛苦会永远折磨着你，至死方休。”

黎萱只是更坚决的摇头。“我不可能生下这孩子。”

邵竹君用看怪物似的眼神瞪着她；如果可能，她愿意用尽一切可行的方法阻止她的决定。但黎萱的固执让她的希望破灭，让她想起那种无力的恐惧……

“刽子手!”竹君突然歇斯底里的冲着黎萱尖叫:“你是个自私、残忍的刽子手!”

在黎萱和宝苓还不及反应之前,竹君已似一阵旋风冲回房间,猛力摔上房门。

一桌香喷、热腾腾的佳肴仍好端端摆在那里,然而却早已变得冰冷。

邵竹君将自己关在房里整整一个晚上,这个“家”的气氛凝重得教人几乎窒息。

家?

“是的,对我来说,这里确实可称为家……”陈宝苓苦涩的想着,大大的明眸环视着这个窗明几净,布置雅致的小屋。

她们三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女人,因有缘的租屋同住而相识,进而发展出深厚的友谊。

这小屋不再是临时的落脚处,她们把这里当成永远的家,全心投入;她们彼此陪伴、彼此关怀,却又极有默契的不曾过问彼此的私生活、彼此的过去。

她们之间的相处一直是融洽而和谐的,直至今晚……

黎萱和竹君分别将自己关在房里,宝苓则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,两眼茫然的盯着荧幕,想着心事……直到电视机前发出刺耳的沙沙声。

宝苓起身关掉电视,瞥了眼竹君和黎萱的房间,门缝间透出的灯光,显示出她们两人都还没睡。

其实,谁睡得着呢?

黎萱的房门突然打了开来,她迎上了宝苓询问的眼神。

“我并不想继续刺激竹君，但我必须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否则我会食不下咽、夜不安枕。”

宝苓了解的点头。

黎萱轻敲着竹君的房门。“竹君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我们必须谈谈，彻底的谈谈，否则今晚我们谁也别想睡了。”

竹君的回答是一片静默。

黎萱不放弃的继续：“竹君，我相当重视你和宝苓的友谊，不要让这件事横阻在我们中间，毁了我们的感情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在黎萱的坚持下，竹君终于步出了房间，她明显的哭过，脸色依然苍白，那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心生不忍。

她全身僵硬的坐在沙发里，却仍然不肯开口说话，那脆弱的模样教黎萱不忍过于逼问，只得强按捺下满心的急切及疑问。

气氛仍然僵持着，宝苓终于忍受不了的踱向窗前，静静的看雨、沉思……

热可的香味弥漫客厅，宝苓自沉思中回过神来，突然发现雨停了。

她停下在玻璃上画圈的手，略回头，瞥见茶几上放着三杯冒着热气的可可，她知道这是竹君准备的。

宝苓将自己抛进柔软的沙发里，顺手取了一杯，不知味的细啜着。她并不是真的想喝，只是觉得该找件事做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黎萱终于沉不住气的打破寂静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竹君的嗓音低哑无力：“我不该对你做那么

恶毒的指控。”

黎萱摇着头。“我不想听你的道歉，我只想知道为什么！”

竹君摇着头，乞求的看着她。

黎萱却执意不让她逃避。“为什么你的反应如此激烈？那绝不单单是对我的失望而已，我知道另有原因。一个我千思百想不得其解，却一直在折磨你的原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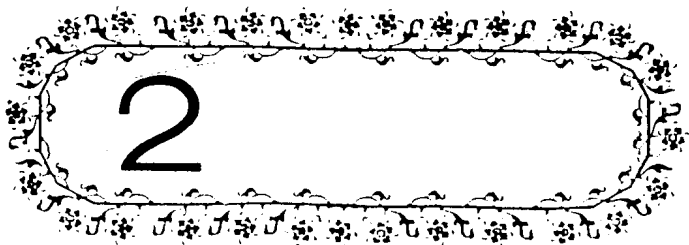
竹君垂下头，不愿迎视黎萱迫人的眼神。

“说出来，解放你自己，或是我。”黎萱以期盼的眼神看她。

过了好半晌，直到宝苓以为她不准备也不会说时，她却突然开口了。

“我也曾经怀过孩子……”

强忍住泪水，无视黎萱及宝苓惊讶的神色，竹君的眼神飘得好远好远……娓娓诉说出她的故事。



“呃……”

邵竹君已经习惯这种必然的晨呕及晕眩，等这阵难受过去，她忍不住漾开了幸福、甜蜜的微笑，欣喜于肚子里的小生命正一天天的茁壮。

竹君结婚五载的丈夫张家豪却是担心极了。

“没事吧？谁让你一早起来随便走动，以后你只准乖乖的躺在床上休息。”张家豪怜爱的轻责，忙小心翼翼的将妻子扶至褥中。

“我只是想替你准备早点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，你现在害喜得厉害，以后所有的家事全由我一手包办。”

他的温柔体贴教竹君感动，深情的望着丈夫：“你一个大

男人的……”

“嘘——我的好老婆，别跟我争，我只要求你好好休息，好好照顾我们的宝宝，好吗？”他轻柔的替妻子拂开垂落眉际的发丝。

竹君伸手覆住他温暖、有力的大手，柔柔的微笑：“你会宠坏我的。”

“你以后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补偿我。”张家豪顽皮的眨眨眼睛。

竹君只好顺着他的意，乖乖的坐在椅子上，微笑的看着丈夫稍嫌笨拙的准备早点。

这种幸福美好得不像是真实，她知道自己是如此如此的愛他……突然一个骇人的念头钻进脑中——如果有一天，家豪离开了她，她怀疑自己还会有活下去的勇气吗？

竹君轻轻的甩了甩头，想甩掉这种愚蠢至极的傻念头；家豪是如此的爱她、疼她，他永远不可能离开她，她深信。

竹君将自己庸人自扰的胡思乱想，归罪于“怀孕症候群”。

张家豪是竹君大学学长，他比竹君大了三届，竹君刚当上新鲜人时，他已是大四的准毕业生。但他似乎没有受到丝毫就业压力，仍活跃于校园中。

他是学校篮球校队的一员，他是辩论社的主辩，他积极参与与校内的各项活动及联谊会，凭藉着他那一百八十公分的伟岸体格，及那张英俊而充满活力的笑脸，不知赢得了多少女孩的青睐。

直到现在，竹君还是常常怀疑，当初家豪为什么会选上她？

当然，竹君总是轻忽自己的美，其实当她一踏进校门，她那甜美可人的气质即吸引了不少男同学爱慕的眼光，只是她从来不知道。

她和张家豪相识于一次野餐联谊活动。

竹君到现在还忘不了，在那么一大群男女同学中，他们的眼光第一次交会时，她所感受到的那种酥酥、麻麻，像触电般动人心扉的感觉。

他漾开一个迷人的笑容，直勾勾的凝视着她，轻轻的点头招呼。

竹君双颊染上两朵漂亮的红晕，羞怯的回避他灼人的视线，粉脸低垂。

“你好。”下一秒，他已在她跟前站定。

“你知道吗？你给我的第一印象，就好像你是尊珍贵而易碎的瓷娃娃，激起我强烈的保护欲，让我想无时无刻的跟在你身边保护你。”这是张家豪魅力十足的开场白。

在接下来的整个活动中，他果然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她，替她拿背袋，替她张罗吃的、陪她聊天、哄她笑。直到活动结束后，他已成功的拿到了竹君的电话号码。

他们俩的恋情发展得相当迅速而顺利，共度了一年充满欢笑的校园生活后，家豪顺利的毕了业，服了二年兵役，然后进入一家规模颇大的贸易公司，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。

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因生活圈的改变，或工作上、课业上的压力而变质。三年后，竹君一毕业，他们即步上红毯的另一端。

五年的婚姻生活异常恩爱，家豪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岁月只是增长了他的智慧和稳重。颇具生意头脑的他，如

今已拥有一间贸易公司。

“你那漂亮的小脑袋瓜子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瞧你想得浑然忘我。”

张家豪已吃完了早点，身上穿着体面的三件式西装，手提着公事包，笑望着陷入沉思的妻子。

“又要上班了。”竹君难掩语气里的抱怨；怀孕使她更依赖家豪，如果可以，她希望他抛开一切，无时无刻不陪在她身边。

张家豪爱怜的轻拥着她。“公司刚刚上轨道，我真的分身乏术，你能谅解吗？我只能答应你尽早回来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竹君只得强颜欢笑。“我都了解，而且会加倍小心照顾自己，倒是你，别累坏了。”

竹君目送着家豪离开，她习惯性的轻抚仍然平坦的腹部，心思仍在丈夫身上；家豪是全世界最温柔、最体贴的丈夫，将来，他也会是最最好的父亲。

她衷心的感谢上天，能将他们俩的命运牵系在一起。

“胎儿很好，不过你吃得太少，体重过轻了些。”医生温和的微笑，颇具抚慰的效果。

邵竹君一脸的无奈。“我实在没什么胃口。”

医生了解的点头。“为了胎儿，稍微勉强一下自己，多吃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，像牛奶、鱼类，这些都含有丰富的钙质、蛋白质，对你、对胎儿都好。”

“谢谢你，王大夫。”

竹君走出医院，暖暖春阳轻拢着她，使得自怀孕以来一直

病恹恹的身心豁然开朗。

自从她有了身孕，家豪就紧张兮兮的不让她多活动，难得今天身体状况特别好，竹君兴起了逛街购物的兴致。是应该替家豪买几件衬衫，她不能因为有了孩子，而忽略了丈夫。

竹君正想走进一家高级的男饰专卖店，眼角余光却突然瞥见一条熟悉的身影，自隔壁的咖啡厅走了出来，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装扮入时、明艳动人的女子。

“家豪。”

张家豪应声抬头看见了竹君，不解、惊讶和紧张的情绪交闪而过，但在竹君还不及发现之前，他已经急速的恢复冷静，掩饰住他的不安。

“竹君，你怎么跑来这？”

“我刚从医院出来，顺便想给你买几件衬衫。”

“医院？”他心一揪，反应过度的轻拥住她。“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没事，例行检查。”竹君安抚的一笑。

张家豪释然的吁口气：“还好，害我担心死了。”

邵竹君注意到，家豪身边的女人脸上有着不自在的神情，招呼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这位是金妮，金小姐是公司的客户。”张家豪自若的介绍。

原来这女人是公司的客户，原来他们两人来咖啡厅为的是谈公事，这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不是吗？

张家豪一脸傲色的将她介绍给金妮。“这就是我最漂亮、完美的妻子。”